

張秀亞

張秀亞全集
11

《小說卷二》

七弦琴／感性的花朵／女兒行／那飄
去的雲／藝術與愛情／未結集小說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張秀亞全集／張秀亞作. -- 初版. -- 臺南市：

國家臺灣文學館, 民 94

冊； 公分

ISBN 986-00-0176-6 (全套：精裝) .--

ISBN 986-00-0301-7 (全套：平裝)

848.6

94000620

I 217.02
200954
11



《小說卷·二》

張秀亞全集



11

- ◆ 七弦琴
- ◆ 感性的花朵
- ◆ 女兒行
- ◆ 那飄去的雲
- ◆ 藝術與愛情
- ◆ 未結集小說



張秀亞全集

11

《小說卷·一二》

七弦琴

作者自序

秋山圖

夕陽

疑雲

同情與愛情

圍牆

永恆的惆悵

感情的花朵

前記

0
7
3

0
5
3

0
4
8

0
4
2

0
3
3

0
2
5

0
1
0

0
0
7

洄瀾

萊茵

暮年

娥姝

感情的花朵

靜靜的日午

女兒行

談小說(代序)

斐的來書

老校工的羊

氣球

1
8
6

1
7
9

1
5
6

1
4
7

1
3
7

1
3
0

1
1
0

1
0
1

0
8
7

0
7
7

雪

1
9
1

小珉的幻想

1
9
6

女兒行

2
0
3

春晚

2
1
5

湖濱

2
2
7

白夜

2
4
4

晴陰

2
5
5

再版題記

2
6
3

那飄去的雲

自序

2
6
7

◎第一輯·愛情的故事

兩粒砂

2
6
8

池邊

2
7
7

畫媒

2
8
4

甬道

2
9
2

冬天的太陽

3
0
3

不相遇的星球

3
2
5

◎第二輯·孩子的心

養鴨者

3
3
2

藝術與愛情

關於張秀亞(代序) / 王怡之

3
4
9

舐犢

3
5
9

「喂——」

3
6
7

◎附錄

一本傑作

3
7
3

未結集小說

顫慄的心

3
8
7

海鷗（第一部）

3
9
2

白鳥的歸來

4
0
2

夢中的故事

4
0
6

三代

4
3
5

訣

4
5
0

夜霧

4
5
9

夢中笛韻

4
6
7

楓葉與藍花

4
7
2

落葉

4
8
4

聽來的故事

4
9
5

遲開的玫瑰

4
9
9

耶誕樹的故事

5
0
3

如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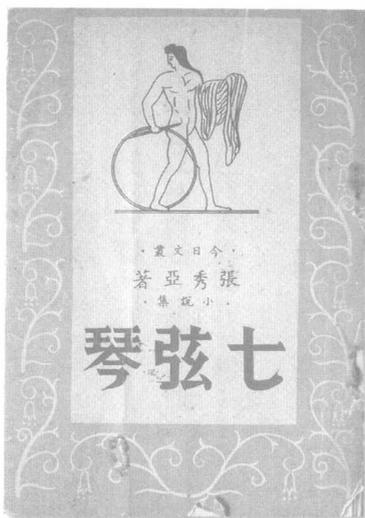
5
0
8

《小說卷·一》

張秀亞全集

11

七弦琴



《七弦琴》：高雄市，大業書店，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。三十二開，八十五頁。

原目：

作者自序、秋山圖、夕陽、疑雲、同情與愛情、圍牆、琵琶湖、永恆的惆悵。

說明：

本集據大業書店初版編入。

琵琶湖一篇，見《小說卷一·珂蘿佐女郎·夢之花》。

作者自序

由於一個機緣，我又來著手整理這個短篇集子，蕪雜凌亂，無以名之，姑名之為「七弦琴」。

七弦琴本身象徵的意義，原來甚廣，它代表燦爛的天體——琴座；繾綣綺麗的抒情詩；以及調高和寡，到處流浪的歌人。我取之以為書名，非關其他，只因集子中包括了七篇小事，宛如七根弦索，一弦一柱，自有其不同的音響。

寂寂遙夜，燈青月白，我對窗撫弦，宛有微風生於袖袂，房子內，充滿了朦朧的影象，可愛的回聲，與自小園內吹送來的淡淡芳香。一地零落的花魂，似是無聲的在指間繚繞，我感到輕微的悵惘，與輕微的喜悅。

我的弦琴瘖啞，我的曲子不中節度，但這並不能阻止我來低唱自度的新聲。

在一種又平靜，又黯淡的心情下，我寫成了這幾篇短小的故事，其中沒有一篇道及或影射到我自己，然而，流貫全書中的，卻是我自己的憂鬱。

我熱情，我憂鬱。在「秋風海上已黃昏」的辰光，我的船曾觸礁沉沒，但穿過那淒迷的

水霧，我的眼前仍然閃爍著朝露的圓光。我羨慕那個聖女白娜黛，她臨終時，顫動在唇邊的兩個字依然是：「我愛。」一如她心中不熄的那團火，對世界，對人類，我仍有不熄的情熱。我常常想，設若人類能減少了一份愚騷，地球面上的暗夜，不知即將縮短了若干分秒。但因懷有一分希望，遂也難免失望的襲擊。熱情與憂鬱，在我乃成了不可分割的連鎖，終於，我執起了筆，為茫茫天地間，歌哭無狀的人類，吐發出一聲太息——我開始寫小說。

先不論過去小說的成功與失敗，時至今日，歷史的大手，已將那一頁輕輕掀過去了。目前，留給自由中國作者們的任務是：創造新的傳統，新的型式。三十幾年以來，歐美的作家們，也有意無意的，將過去的法式棄而不用了，而開始在小說的廣袤地域，作多方的探險，而獲致了多方的成功。一支犀利的筆，權做了解剖刀使用，而將人生加以縱剖橫斷，同時，更借助於生理、心理學，將人、將人生分割得支離破碎，體無完膚！然而，即由於這，我們看到了心靈深處的微妙活動與顫動。看到了人的高貴與卑微，偉大而平凡。甚至於有些作家（如維金妮·吳爾芙），在小說中索性不要結構。否認人間諸象有所謂悲劇，喜劇，全不據慣例，而純依據心理的感受寫作了。文章，遂如一道急流，在怪石巉岩上，跳躍而過。又如晴陰不定的六月天氣，忽而細雨輕雷，忽而彩虹斜掛，美妙神奇至不可思議。總之，大勢所趨，小說寫作已由外表而移向內在，而不專以傳奇故事來博人喝采了。小說近年來的演變如此，至於一些讀者們反應又如何呢？一些讀者，要求在小說中得到愉悅，感到悸怖，有的甚至於希望小說能使他感到點心酸，才覺舒快。而一個嚴肅的作者，卻只願藉了作品中表現的人類的悲苦、矛盾、掙扎，而引得讀者們深思，再深思！而使作品在靈魂中起了蕩滌作用，

引起精神的上升運動。

記得多少年前，一個傳徐志摩衣鉢的詩人，曾經說過：「新詩是一陣無定向的風，誰也不知道它向哪兒走。」這句話，亦可用來形容我們的小說。自由中國的小說，正在急遽的成長中，有些作者，在塑造人物，創造風格上，已有了可喜的成功，但唯其小說的技藝，尚未臻於登峰造極，所以前途仍有遼闊的天地，引人嚮往。我呢，一個學習者，仍然在雨夜的泥巷中，向前摸索，指引我前路的，只是手中那只乍明乍滅的小紙燈籠！

出現在我的小說中的，只是些平淡的事蹟，其微細不值得注意，有如一支熄滅了的燭，有如一把撒掉的鹽，有如一枚遺落了胸針！一些人物，也都是些平凡不足道的，如〈秋山圖〉中那個幽靈似的女人，〈夕陽〉中那個傷心的老者，〈同情與愛情〉中那個由憐憫而生愛慕的小姑娘，他們的幽怨與哀傷，是如此的淡，但是，卻如淡霧一般，籠罩著卑屈的生命。

我重複前言，這集子中沒有一個故事道及了我自己，這在我是一個轉變。我一向是慣於自述悲喜的，但在這集子裡已找不到我的自畫像。在大時代的旌旗下，我失落了自己，我將懷抱著七弦琴，為了人類的哀樂而歌唱。

四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五三年）初冬

秋山圖

那年我正在大三讀書，暑假後，為了養疴，靜居山中。秋來，風景乍異，落葉滿山，到處是淺紫淡黃，比畫中秋景，更為清麗，這一帶因為山多，所以霧重，除在日午時分，幾乎整天輕籠著淺藍霧紗，一片空濛，只有山泉聽來格外清越，如聞靜女調箏。

我每愛在寂寥的林中俄徊，淡淡秋山，贈給我的是一首微覺晦澀，而耐人尋味的詩。

眾山環抱中，山村格外寂寥，只有山下一條大道，迤邐通至市區，有時太憂悶了，我便在蝙蝠亂飛的薄暮，走下那磴蹬的石徑，向那條大路走去。我更喜愛那座攔路的石橋，望著雜生橋畔的枯草秋葦，我常常站在橋頭，看白日西沉。

那天我又在橋頭佇立，貪愛水中月色，歸去較遲，及至離橋只數十步，我才發現前面有一個女子的背影。

雖只是一個背影，但那份恬靜，飄逸，就如一片驚秋の木葉，悄悄的吻上洞庭波，悠然的，安於自己飄零的命運，連聲太息都不使人聽到。

月光照著我，是如此淒冷，山中向晚，靜如夢寐，只隱約聽見鸛鳥哀鳴。我盡量將步子

放緩了，有意無意的隨著她走。原來她就住在我的附近，一片鬱鬱的樹林中，露出那座灰色小洋房。我從來沒注意到，房門邊原來還掛了一個白色的木牌，月色朦朧，松影斑駁，我依稀看到上面幾個仿《靈飛經》的娟秀字體：萬山畫室。

那個女人的影子如一片月光，靜悄悄的自那虛掩的門隙中進去，我這時才看到她似是著了一件白色的長衣。當她返身關門時，遙遙的見著了我，好像微微一怔，便迅速的緊閉雙扉。溶溶月色，使我憶起徐志摩的詩句：

「深山是一片靜，看當頭月好。」

在那房子左近，揀了幾顆落地的松葉，踱回住處。

想不到荒寂的深山中，還有這麼一個優美的所在！她也許就是那畫室的負責人吧？那麼，她不感寂寥麼？可憐的藝術家，在這深山幽壑之中，誰又能欣賞你的藝術呢，我不禁太息。沖了杯淡淡的咖啡，我在窗前坐了下來，偶爾想起來我那些畫具，山居閒懶，畫事久荒，連那畫板上，觸手都是一層薄薄的浮塵了。一向對繪畫我只是客串，一個人在藝術的廊廡間徘徊，我總不曾遵循正途，達到堂奧，能夠有名師指導，也許會好一些。

翌日，晨曦在樹，我無意中又來到那片樹林，樹色蒼翠，鳥聲疏落，使人快意。在那灰色的房子前，只見那個女子，著了件深棕色的睡衣，緩帶長裾，倚樹面山而立，聽到我踏得枯葉碎石微響，她回過頭來，以那麼淡漠的神態，冷冷的掃視了我一眼，那流星似的一瞥，迄今不能使我淡忘。機會到來，我窘迫的向她頷首：

「對不起，我向你打聽一聲，不知這畫室現在還招生嗎？」

「啊，你想學畫嗎，你只要來就是了。」她的答話，簡單得無法再簡單，她又以冷冷的目光，打量了我一下：

「學過畫嗎？中學才畢業吧？」也許由於我的身材太矮小，也許由於我臉上還不脫稚氣，才引起她這樣的猜度。我也不願向她多作解釋。我只不加可否的說：

「現在有多少學生呢？」

「暑假中，到山上來避暑的人多一些，學生也就多一些。目前倒沒有什麼人。你如果要來，每週二四六上午九點半來，畫兩個鐘頭好了。入學手續，可以問我那個管家的。」她指了指門前掃落葉的中年婦人，輕搖著手中一枝落葉松，逕自去了。我見著她的背影，消失在群峰之後。心中不怎的，感到一點輕微的悵惘，望著遠處山頭的雲朵，發了一會兒怔，「誰可能把捉到那飄渺的一片秋雲？又發什麼癡？」自己想到這兒，不覺好笑，但我不禁憶起書上的一句話：「一切美麗皆使人癡呆。」只當聊以解嘲。走到那位管家婦身邊，如數的交了入學的費用，我懷一顆又輕鬆又沉重，又清醒又迷茫的心，在中山中閒蕩了許久。我自己都說不清楚，一支畫筆，要在我的生命前途，添畫一筆什麼，不覺又深深感到戒懼，卻又混合著莫名其妙的欣忭。

第二天正是星期六，我開始走進那畫室，學習第一課。

那房子極清幽，院中一地落花細草，中央積雨而成水池，池底鋪了卵石，水中浮漾著萍草。習畫的屋子，是通開三間，形成一間寬敞的屋子。一架高大的座燈倚屋角而立，靠窗的几案上，在成堆的畫筆、色碟旁，散亂的放著幾本惠特曼、郝思曼的詩冊，以及一本燕子山

僧的全集，一只高大的建漆花瓶裡，是幾根孔雀翎尾，同一朵小玫瑰。在那深翠緋紅之間，似浮漾著李義山的〈無題〉詩句。從一個人的書案上，最易見出她的趣味與心性了。

窗下桌邊，散亂的堆置著大小不同的油畫，都是她的作品，其中有一幅畫的是：蔭蔭的夏木中，閃爍著一灣橫塘，塘邊一道白石凳上，是一個手持鵝毛扇的女人，雙手平放膝上，雙目凝望塘面，充滿了惘然自失的神情，用色只是冷鬱的青、綠、藍、紫，烘托出淒迷的夢境，我打量了一下畫中人，又不禁望了望她：

「這畫題該是仲夏之夢吧？」

「也對，但我擬題為 *Reverie*，白日夢呢！」我聽到她的唇邊，吐出那宛轉的，微帶法文音的英語，似乎比中文更動聽一些。

她看了幾幅我的習作，知道我對西畫已略有基礎，便不打算刻板的教我畫法，只讓我隨意畫一些，由她指點錯誤。

開頭幾天，我先畫靜物，她有時在我身後觀望一下，改正一下，筆法及著色，她的衣袂在偶爾舉揚間，帶著一種淡淡的香氣，我完全像置身於一個夢境。

我習畫，她有時在窗邊坐了下來，靜靜的啣著一杯清茗，或是默默的燃著一支黑貓牌的香煙。這種香煙，味道清淡而不濃烈，最適於女人吸了，但我偶爾注意她，她卻很少吸，只夾在指間，望著縷縷的煙紋，在瓶中孔雀翎羽上盤旋繚繞，整像那幅 *Reverie* 畫中人，露出了無限悵惘的神色。

但在這樣的時刻，她的面容也最可愛了。她的年齡，大約是二十七到三十歲之間，彷彿

是盛開過的鬱金香，絢爛到極點，卻也帶出了一絲褪敗與憔悴的跡象，但就是這種早秋情更能引一個入世未深的男子嘆賞低徊，比起一些年輕的女子來，將近中年的女人，更如一杯醇酒。唯其已經歷了一些世事，便格外顯得豐富而智慧，在人心上的投影，色調也就深了一些。尤其是她勻稱的臉上，血色淡淡的唇邊，現出來的那無限哀怨與抑鬱的表情，似為她罩了一層面幕，顯得更為神祕，我常常想，倘有一日，我能夠畫藝精純，我將以她的形影入畫，背景只要遠山，疏林，題為「秋山圖」！只以深藍的山色，微黃的落葉，就能烘托出她那神韻清絕！

每隔一日我來學畫，她那淡淡的一笑使我作畫時，感到無限的興會，她誇獎我進步很快，我心中暗想，她又怎能知道我何處得來的靈感呢。除去課上必要的話以外，她並不向我多說一句，或多問一句，就是她那李秋明的名字，我還是自她書皮上看來的。她嚴肅而沉默，但我感覺這不是真正的她，她雖然極力矜持，而無限的哀愁，也為她加了一層面罩，但她那一雙眼睛，在顧盼之間，常常不經意的洩露出她靈魂深處的詩句與樂章。在這止水似的外表下，另有一具波光激盪，景色奇絕的靈魂，這靈魂，使我神往，使我縈徊。

初和她接觸的人，覺得她如一只瘖啞的銀箏，有心人才聽到那弦索上的旋律，她又像一塘秋水，如此澄澈，如此通明，卻又是淒寒，冷冽，不可響邇！靜寂的涼夜，能聽到荻花長嘆，孤雁哀淚。可憐的藝術家，我相信，只有我才了解並欣賞她的幽獨！雖然她是「草木有本心，不求美人折。」對我一直是有點漠視，不，簡直有點蔑視，她總以為我充其量不過是個高中學生，有一些可笑的念頭，愚昧的作風，我不願剖明，為自己所愛慕的人誤解，這誤

解也覺有幾分甜美！

但日復一日，我漸漸的陷入痛苦與矛盾，我已不能專心習畫，我已落入自己製造的陷阱中而無以自拔。我好像霧中登山，前面有什麼樣的命運等著我，我自己也說不清楚。但我已有一個預感，這樣下去，也許我能完成一首詩，一幅畫，但絕不能覓取到平靜與幸福，我的心理紛亂，自己也不知將何以自處。

一天習畫歸來，山靈含愁，細雨如絲，偶爾打開多日未動的日記本，看見上面不知什麼時候有兩句為自度曲填的歌詞：

冷雨凋紫薇

惆悵燕低徊！

我心中一陣悸動，這兩句如今真有象徵的味道了！從她的年齡看，從她的神情看，她是在冷雨中漸凋的薔薇，我是晚來的燕子，在零落的花魂之前，我只有繞它低飛迴環……我如是想著，信筆在日記上寫了下去：

不知什麼時候，一隻不可見的手，在我的心上，撒下了種子，在我不知不覺之中，它竟然發芽，抽長，及至我警覺，枝頭已開放了一朵玫瑰！它的顏色，溫暖了我，但它的棘刺，卻使我痛苦，我應該及早把它拔下來，連同它的根株，上面，也許還帶著我心田中的泥土，這會使我感到劇烈的痛楚，我的心將為此而流血……但為了避免一個不可知的運數，我應該及早如此做！